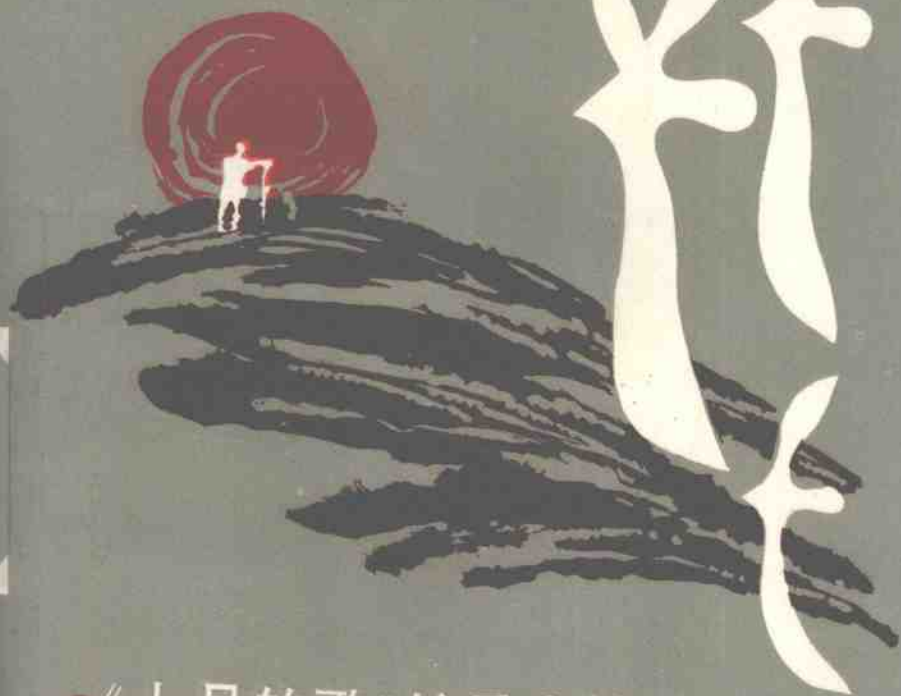


七月的歌

QIYUE DE GE

报告文学集



●《七月的歌》编委会编

谨献——

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七月的歌

报告文学集
《七月的歌》编委会编

七 月 的 歌

出版：《七月的歌》编委会	印刷：宁波宁甬印刷厂 (宁波百丈东路75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
字数：183千	印数：001—7,000
版次：1991年6月 第一版	定价：2.60元

准印证：浙出书临(91)第40号

序 言

叶承垣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日子里，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编辑的报告文学集《七月的歌》与大家见面了。它记述了我市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年代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宁波进一步对外开放以来，我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为振兴宁波而艰苦奋斗，涌现出一大批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优秀共产党员，这个集子所记述的，正是他们中的代表。这些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分布在各条战线，他们成长的道路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都能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继续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积极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添光彩。

现在，全市各条战线都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共同为实现我市今后十年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而辛勤劳动。要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仅仅有了这些，那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理想和传统教育，不但要使他们更多地了解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的光辉业绩，也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当今时代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我相信，这个集子正是进行这种教育的极好教材。同时我也希望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从中受到教育，找到差距，更好地懂得怎样才能真正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文艺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今后

十年的宏伟目标中，文学艺术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鼓舞人心、稳定社会的独特作用。这个集子的作品虽然艺术风格各异，但都能以极大的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业者的精神风貌，努力高扬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去，深入生活，贴近时代，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多创作一些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来，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序.....	叶承垣 (1)
不朽的人生.....	周时奋 (1)
踏遍青山人未老.....	赵 为 (21)
泥腿子官素描.....	印运烨 (42)
奉献之歌.....	姚业鑫 徐渭明 (57)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周冠宁 徐黄怀 (75)
为了人民的利益.....	李建树 (90)
棉海明珠.....	姚业鑫 徐渭明 (109)
大地之子.....	王耀成 (128)
金色曙光.....	黄梦燕 (146)
弄潮儿之歌.....	王 毅 (162)
我们的明天充满阳光.....	任 何 (184)
为孩子们增添欢乐.....	胡 笪 (200)
医坛脊梁.....	朱梅华 (211)
关山魂.....	张 潇 (229)
为了母亲的微笑.....	王月曦 (242)
绿色旋风.....	张建明 (255)
编 后.....	(269)

不朽的人生

周时奋

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倒下了，倒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他才36岁；一个农村的党支书倒下了，他上任才94天，死得也并不惊天动地。可是，谁能想象，数千群众自发举丧，十里平畴哭声四起。一位67岁的老婆婆跪着、哭着，攥住记者的手说：“同志，我求求你把他写出来，他就是咱村的焦裕禄啊……。”

这位年轻的党支书叫徐定光。这一天，鄞县茅山乡花园村的所有日历，还都挂着昨天的日子：1991年3月19日。

党员就是人民的“牛”

花园村的人们一致要求把村长徐定光推到支书的岗位上，那是1990年12月的事。可是，一上任就有人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这一天，两辆满载化肥的拖拉机刚停在村委会的门口，呼呼隆隆就围上来一群人，二话没说，背上化肥就往家里跑。拖拉机手急了：“化肥还没分哪，别胡来。”

“谁胡来？”年轻气盛的王伟夫拨开众人站到机手跟前，“村里欠我们的钱，这化肥就是我们的，把车开到我家去！”

“对，拉走拉走。”众人附和着，“新支部不能赖旧帐啊。”

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乱哄哄地躁动着。

花园村，这个有378户农家的平原小村，其实并不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村办企业上不去，村级经济单薄得象张纸。该上缴村里的企业利润，只是一串阿拉伯数字挂在帐面上。然而，越穷越客气，前任书记为了求得八方来风，一年中排筵设宴，吃掉了一个五位数。人过酒凉，投桃未必报李。泥路歪树斜石桥，村貌依稀旧东风。根据村里的规定，每亩土地可得贴农金55元，全村1633亩土地，需要十万巨款，可移交给新书记的全部可用资金，只有四千。春耕在即，种子、化肥、油、电，哪样不要钱？村民们明知新书记两手空空，却偏偏借故怄气：“去年怎样吃进去的，今年就怎样呕出来！”

愤怒的情绪相互激励着，汇成了一股野性的力量。

喧嚣的人群，推着拖拉机的车斗就要走。

徐定光站出来了。

徐定光很平静：“乡亲们，听我说几句。”

王伟夫一把推开了新书记：“没你的事，你没吃没喝惹什么烦恼，叫吃过喝过的来说话！”

徐定光站上车斗：“乡亲们，从今天起，我是书记了，乡亲们有话就跟我说，有气就冲我放。”

望着徐定光1.81米的高个头，望着他撩裤腿卷袖头的那

副农民打扮，群众稍稍安定了。

“乡亲们，村里穷哪。今年是咱花园最艰苦的一年，乡亲们帮我一把，帮支委们一把，就算乡亲们给我阿光一个面子，今年的贴农金只当借我了，明年这时候，我捧着送到你们面前。刚才大家起哄，我心里明白，这是大家给我们支委递了个口信，我感谢乡亲们。人有私心指甲长，挖东挖西往腰包装，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五个支委是先剪指甲后上任。我当了书记就不想得好处，我们共产党有这个规矩，共产党就是人民的牛！”

共产党就是人民的牛，这是多么朴素的语言，也是多么深邃的道理。党章说，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的全部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农村党员，能这样深切地理解自己的使命，这样贴切地比喻自己的义务，能不叫人心服？

徐定光文化不高，上小学时正逢3年自然灾害，老父亲养不了9口之家，收了人家200斤谷子就把17岁的大姐嫁到了外县，小定光说：爹，让我放牛吧，我帮你一把。从此他再没读书。文化不高，可并不影响他对真理的理解。10年前，当他在党旗前宣誓的时候，就把这一信念深深刻在心里了。这十年中，他当过大队长、村长，他给乡亲们办过多少事，从来不喝人家一杯茶，不抽一支烟，村里请客摆筵，他也一律回避。这样的共产党员，能不叫人信服吗？

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无工不富，谁都知道，可花园村的骨干企业编织厂已经三个月不听机器响了。编织厂是村经济的两条支柱之一，它给一家大塑料厂配套，这家大厂近年来每况愈下，编织厂的销路断了。

“关门吧，”有人提出来，“农村开关厂，开开关关是常事，有三五亩土地还怕饿死人？”

“不饿死人，我们就心安了？”徐定光激动起来，“那还要我们党支部干什么？”

徐定光想过了，花园村的第一道题就出在“稳定”两字上。稳定经济才能稳定人心，发展经济才能使农民看到社会主义的希望。这奄奄一息的编织厂便是试验新支部一班人有没有能耐的试金石。

“转产，”徐定光咬咬牙说，“放进去五千元。”

原来，徐定光在外地转了一圈，摸到了生产黑炭村的门路。他看好了10台织机，讲定5000元价钱。转产成功，稳定经济的第一步就可以达到。

10台织机如期买到。谁来搬运、安装？请人吧，没2000元吃不下来。

“2000元？”徐定光一瞪眼，“要我们这些活人干什么？”他一把抓过杠棒，“就这几个人。我、你、他。”说罢，他和社长村长就干了起来。厂长会计等见状也凑了上来，一共7个人。义务劳动。

徐定光身魁力大，最吃重的地方都自己上。几天后，厂长不好意思了：“书记，我们来，哪有做劳动工的书记。”

徐定光笑起来：“你要我坐写字台当官，那不要了我的命？”

厂子的改造终于完成，他却又蹲到角落里抽起烟来，他开始考虑新的工作了。

花园村的土路，一下雨就泥泞打滑，两座小石桥也不知道哪个朝代留下的，歪歪斜斜的窄得只能走一个人。转眼就要春耕了，肥来秧去，农民们又得走“阎王路”，工业要发展，车辆要进出，修路造桥就成了当务之急。

12月的早晨，朔风凛冽，水气在草根上熬成了白霜。雾气还朦朦胧胧的，有人就拉着一车块石过来了。他在路口卸了石块，就砌起来，冬天的石口赛过刀，他的双手划出一道道血痕。

蹦蹦的敲石声，引来了村里的建筑承包户王召康：“哎呀，你当书记的，怎么自己干起来？这路包给我，我不多赚村里的钱。”

徐定光抬起头来笑笑：“我包给你就不会不给钱，可眼前村里的经济你也知道，熬过这阵子，村里肯定要大发展，钱有你赚的。”

这几句话，深深敲打在围上来的每一个农民的心上。四周一下悄然无声，只有徐定光蹦蹦的敲石声，是那样清脆、响亮。

一个老汉慢慢蹲了下去，搬起了一块石头：“大家干吧，这不是阿光一个人的事。”

路边，敲石声和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宽阔的新路，在向

前延伸。

路才修，造桥的工程又开张了。

后堰头的这座老石桥，基石都被水浸烂了，盘根错节的野藤爬在墩上，掩盖了风化崩塌的裂痕。老人们说，说不定还是道光年代的遗物，再不修准要闯祸的。

阿光说：“这就修起来，还要修成能通汽车的。”

桥两边的河道被堵起了泥坝，一台电动水泵抽了一天，把桥下的水都抽光了，明天就要动工。傍晚的时候，阿光来到桥边，一看，北边的坝脚下正汨汨地渗水。

“这一夜渗下来，明天又要多用十几元钱的电费。”他急了起来，“怎么不堵？”

“都堵过了，堵上去又冲掉。”

“大口在有水的那边，这边怎么堵得住？”

“这大冷天，谁敢下水呀？”

徐定光望望水面。岸边的几根蓼草正在朔风中抖嗦，残雪刚刚融去，几场寒雨又下得人捂着棉袄束起了手。徐定光微微一笑。

他拿来了一块尼龙布，就在河边上脱衣服。妻子素琴拉着女儿前脚后跟地赶了上来：“你不要命了，就几元钱电费值得你拼命？”

徐定光笑了笑：“那几元钱可都是集体的。”

女儿抱住了他的腿：“爸爸，你会冻坏的，我不让你下去。”

他摸摸女儿的头，说：“原谅，你看爸爸身高马大，会冻坏吗？”

谁也拗不过他，徐定光跳进了齐脖子深的水里，人们只

看见他口中吐出来的团团白气，看得人直打寒颤。

洞终于堵住了。

后屋的张老汉，把他在市机关里工作的小儿子叫到了河边上：“看着，小子，那可是你们共产党的榜样。”

姐姐痛心了：“阿光啊，你这样没命的干，可是跳进了苦海，什么时候能到头？”

徐定光避开了姐姐的话锋：“二姐，前几天我在县里开会，看了场电影叫《焦裕禄》，那是场好电影，我连看了两遍，两遍都掉眼泪了，如果乡里来放，咱村再穷我也要包两场，让村里的人看看人家焦裕禄是怎么干的。”

姐姐急了：“我不跟你说焦裕禄，我说你。”

“姐姐，焦裕禄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干事业是苦的，你说这是苦海也好，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我用党心换民心

1991年2月19日深夜，一蓬大火在中墙门的屋心哄地冲上了房顶，徐茂青家里失火了。徐定光一见火光，掀被就冲出了家门。

“快抬水龙，快！”他一边指挥着旁边的几个青年，一边奔向现场。

火借夜风，盘旋着，肆虐着，在屋脊上扬威。

徐定光第一个跃上屋顶，抓起水枪，射向燃烧的中心。他身强力壮，是方圆十里有名的老水枪手。这时候，他忽然发现，前方侧角处一幢新房正受着火苗的煎熬，檐柱已经烧

起来了，水龙射去，正被一道窗户挡住，那道窗户上，还贴着一个端端正正的“喜”字，火焰正从墙洞窜进了房内。

徐定光把水枪塞给了副手，飞一般的从房顶上跑了过去。他用脚蹬开了那扇新房的窗户，水枪射来的水柱扑灭了新房的火焰。就在这一瞬间，房檐塌了，徐定光跌了下来，碎瓦断柱一齐压在他的身上。

他受伤了，腿和胳膊都被锐利的钉子拉开了血口，头上背上也都被砖块碰破，血正在渗开来。他从砖木堆中挣扎出来，靠住了一根斜木，喘着粗气指挥灭火。

火灭了。他把村长德芳叫来：“你先安顿一下，我回头就到。”徐定光扶着小巷的墙壁，一拐一颠的走去。一旁的马成伟发现定光走得不对劲，扶住了他：“阿光，没事吧？”徐定光强打着精神：“我没事，你先走吧。我换了衣服还要回来，那几家火灾户得安顿好，总不能露天过夜。”借着微微的天光，马成伟看到了他淡淡的一笑。那笑容让人宽慰。

徐定光推开家门，就再也打不起精神，一头坐在竹椅上。妻子素琴在楼上问：“说是房塌了，你没栽进去吧？”

“我，……没有。”这时候，他还想着要回到火灾现场。他囫圇换了套衣服，擦净了血迹，就再也撑不起来了……

天蒙蒙亮时，徐定光忽地坐起：“不好，我误事了。”

“这么早起来干什么？”素琴被惊醒了。

“我得去安排。”说着，趿了鞋就出门了。

这一天，他一点没让人感觉到他已经负伤了。他给受灾户安排了临时的住所，又挨门动员大家捐款捐物；他开导受灾的徐茂青他们，有支部在，一定帮他重建家园，又骑车到

乡里去申请宅基地……

只有素琴知道，那几个晚上，定光总在梦里哼哼哈哈的呻吟着。素琴流泪了。定光醒来一看，说：“别哭，让人家听到了。咱们当干部的，要吃得起苦。”

当干部就得吃苦，吃亏，这是定光常跟妻子说的。

农村土地承包五年一期，上期到头了。这期承包不象上期，企业发展了，谁都不想要土地。村里根据土地和人口的比例，给每人定了等级，按级分田地。根据徐定光的情况，定了五级半。

分土地确实是件难事，地质好坏，田亩多少，农民们眼睁睁的盯着干部。

徐定光说：“我就分十级吧。我弟弟虽然迁到了外村，可他是吃花园的粮长大的，他也有一份责任。他那一亩我种。至于地质好坏，大家拣剩的归我。”

农民们感动了：“阿光，你都这样做，我们还有什么话说。不过也不能太吃亏你，大家抓纸团，抓到哪一畝就在那一畝。”

分完了土地，忽然发现本该分给一个寡妇那份，因为改嫁到外村，多了出来。徐定光说：“那就我来种吧。”

徐定光兴冲冲推开了家门，冲着妻子一笑：“素琴，今天抓纸头分承包田，你知道我们分在哪里？嗨，真是太巧了，我一边抓纸头，一边暗暗叨念，果然天从人愿。”

素琴一愣：“分到哪畝？”

“就在西头最边上的那畝。”

“这不是最坏的田吗？”

“你想想，这田分给哪个，哪个都不要，这一下就省了

好多事。”

“你这傻瓜。”

其实一点不傻，徐定光早就想好了，他要用最差的土地种出最好的收成，让群众看到，种田同样能致富。

徐定光是个种田的行家。他用最差的那丘高地栽了130棵桔子，其余的9亩全部种稻，家里还养了鸡、鸭。他当干部，白天村里忙，只在早晨和晚上去种承包田，居然稻比别人大，桔子摘的比别人多，鸡鸭也养得比别人肥，每天早上他干完田头活，就到全村的田畈里看一遍，谁家要耘了，谁家要打药了，他一一通知到。别人的桔子生得少，他就去传经，别人的农活来不及，他就去帮着耘、耙。农民们说：

“阿光，土地都承包了，你还管这么多干啥。”

阿光笑笑：“不都为国家种粮食吗，我能不管？”

农村的事，并不是那样好管的。一个村就是一个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好好的事儿突然会生出刺儿来。

几年前，对门夫妻生了个女儿，报了个独生子女。这次新政策下来，可以照顾再生一个，这本来是多好的事。

定光说：“根据政策，以前发的独生子女补助费要全数退还。”对门媳妇本来的心眼就有点儿小，一听，已经有些不高兴了。定光又说：“乡里规定，每人还得预付200元绝育押金，生了二胎绝了育，再如数归还。”

这一下，她可不愿意了。她跟定光争了起来，你越讲理她越不听。定光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从不肯让步，非要照政策办。对门的媳妇斩着砧板骂了起来。

定光把门一关，凭她骂。

素琴可纳不住了，拉开门要冲出去。